

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
清・光緒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八旗文經

(二)

楊鍾義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八旗文經卷第十九

序壬

伊都立明善堂詩集序

服庸餘廉堂詩序

李瀚南阜山人詩集序

阿桂西林遺稿序

朱孝純羅兩峰登岱詩小序

鐵保白山詩介自序

法式善金青儕環中廬詩序

法式善蔚嶷山房詩鈔序

法式善錢南園遺詩序

法式善尙綱堂詩集序

法式善存素堂詩初集自序

法式善容雅堂詩集序

法式善竹屋詩鈔序

法式善梧門詩話例言

法式善朋舊及見錄例言

松筠靜宜室詩集序

斌良小鷗波館詞鈔序

文康史梅叔詩選序

鄂恆味雪齋詩鈔序

瑞常國朝正雅集序

錫縝西轡依永集序

鄂禮松閣閣詩鈔序

明善堂詩集序

伊都立

昔在兩漢河閒東平耽書好古曹魏東阿冠冕文辭拓跋諸王尤工篇翰莫不僚窠成羣俊民滿席齊梁帝子踵事增華詞林筆海更唱迭和夫託體貴胄而降禮名賢身都顯榮而專志文筆自非性靈傑出學問醇深必無以媲美往迹光顯來茲冰玉主人忠規孝行夙資庭訓有得性生加以天姿高華澄心墳素士安之萬卷咸披應奉之五行俱下方斯蔑如也自居邸第及莅朝端手不釋卷其發揮情素一本乎詩是以游覽所至觸景寫懷凡名山大川之偉觀浮屠老氏之淨居以至春花早豔秋月夜輝萬象鼓舞于有名之域五音繁會于無聲之境莫不杼柚在心借書于手洵可謂吐納珠玉

卷舒風雲者在公之暇延引名流芙蓉沚水桂樹小山總
兔園之賓客下芸閣而長謠此又忘軒冕畧形骸膾炙人口
班班可紀者僕忝在葭莩王不以疏野介懷常爲設穆生之
醴是編旣成屬爲之敘惟王至性真摯詞條豔發敬述所見
以質世之聞人王又宏覽祕文旁求墜簡丹南翠蘊七啓畢
甄玉策金管九流規錄他日朝廷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
官王以魯殿汲冢之遺爲延閣廣內之助國與有榮王無
移志焉乾隆甲子長至序

餘廉堂詩序

服庸

本立者未茂實大者聲洪體全者用備源潔者流清自昔開
天之聖必資命世之英至於重熙累洽襲慶蒙休虎變鷹揚

世濟其美鸞章鳳彩時出一奇非獨弓冶之遺堂構之望實稟開國之威靈昭厯朝之雅化者也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肇造丕基龍飛長白於時我高祖溫順公襲父兄山河之業率愛曼貔貅之眾首倡來歸

太祖高皇帝進擢爲五大臣尙端莊長公主入參帷幄出總軍旅贊成大業慶流後昆及卒諡溫順立石旌焉曾祖和公襲爵

太宗文皇帝擢爲都統進用札爾胡齊尙郡主以功封一等勇勤公及卒之日

皇帝親臨哀之謚端恪亦立石旌焉子和公襲爵時年十三擢爲前鋒都統尙郡主子孫世襲至於今云曾叔祖杜公者先曾祖之胞弟也

太宗文皇帝擢爲都統尙郡主並以功封二等伯乏嗣以兄端恪公之次孫齊公襲繼世爵卽先大人也

聖祖仁皇帝擢爲都統議政大臣從王師勦定逆藩隨聖駕遠平青海退居林下忘懷得失潛心周易以終天年長昆朱公襲爵賦性高簡築冷月山堂於第西自號澹翁飄然有出世風凡見者指目爲神仙中人年二十八遂應玉樓之召遺孤者三嵩山冢子也有壯志通經史長騎射余嘗喜吾兄其有後矣今觀其詩氣象寬博稱吾家世且清潔不染一塵則又吾先公埋照林泉千尺潭月也古人曾謂絳灌無文隋陸無武而今而後吾家庶幾其免夫文武之道各因其時互相爲用文不惟五字之名武自非一劍之任也嗚呼今子姪輩尙念先世勲勞累葉國戚受恩百有餘年其益精白乃

心砥礪潛修歌詠太平余雖老且廢猶能筆諸家乘以告來者所以推原述本不自覺其欣欣而樂道之也時乾隆庚午

南阜山人詩集序

李瀚

余總角時執經於高西山先生之門請業餘聞書帷坐對先生厯數山左知名士每言族弟西園同居膠西之三里河力學嗜古于書無不窺工繪事尤長於詩余聞而心竊慕之然其時方間津制藝未暇求其詩而吟繹之也戊辰歲出宰榮成越三載調任諸城距膠西僅百餘里聞西園已墓有宿草因亟求其遺詩讀之旗亭寺壁時得其流傳諸作輒吟誦不能去口戊寅移知膠州下車後岱青高生來謁詢其家世蓋西園之伯子也語次出宋太史所選西園集見示余披誦既

周覺宏雅之音直欲與漁洋山薑諸前輩先後自成一家乃歎西山先生之言爲不虛而余前之所見者猶九鼎之一鑊矣高生復於西園游歷諸所搜羅遺詩得二百餘章欲補刊且問序於余余自媿麤解韻語奚敢以不根之論鋪揚盛美第念自幼熟知西園名數年來又久處西園釣游之地不獲以不文辭用述生平慕想之意并諸簡端至其詩之必傳於後海內能詩者皆知之固不待余之贅頌也

西林遺稿序

阿桂

楊子潮觀函所刻鄂文端公詩集眎余於軍且以書請曰維文端公輔相

兩朝咸有一德騎箕而歸遺集具在非公之序莫克稱其詩

敢以爲請余盥手莊誦乃作而言曰昔文端公與先文勤公同朝三十餘載道義之契不邇形跡故余自幼以逮通籍未嘗一識公及余爲兵曹公適以大學士領部事始得望見聲音笑貌然亦未嘗以私謁公奉公之議論也比余直軍機處日侍公左右公期望而啟發者甚至因以稔公宅心行事爲詳是序也余何忍辭考公事

世宗皇帝卽已擢爲首輔參預密勿 詔令配享宗祏及事今皇帝朝有大事必以咨公公躬逢 聖世重熙累洽際清和咸理之秋固不煩於啟心沃心之助而公天資英邁遇事感激報恩殺身之志見諸詩句不一而足觀公之所以自靖與 聖明之所以任公則公之器量才識可知也嘗綜公之生平論之大抵樂善進賢如晏元獻型方訓俗如趙清獻數

歷中外兼資文武如范文正而一出之以忠誠世之論公者
謂公所拔擢拂拭之人其後徂於門戶不能不負所舉以是
爲公咎夫薦舉旣多則不能無得失知人其難不保其往聖
人且然於汲引人才之意又何歉歟公初作藩於吳禁奢汰
遏佚游甚至厥口詛祝不得已以詩自鳴論者又或以迂遠
目之不知奢示以儉儉示以禮古之制也公不恤人言起而
力矯其失俗雖未革於訓俗型方之道詎爲過歟滇黔苗獍
盤互箐莽閒時時出爲民患公毅然督兵獮薶之改土官爲
流或以佳兵論公然苗之不靖久矣弗誅將益頑梗而不可
治迄今滇黔晏如爲唐宋所未有誰之力也至準夷倔强日
久邇者賴

天子聖明神武洞矚機宜命師進討拓地二萬餘里而當公

之世機未可乘公高築受降不戰成功之什蓋作於雍正壬子經略西陲時及甲寅歲

世宗皇帝閱士卒暴露下廷臣集議斷自宸衷遂遣先文勤公持節往抵其巢責諭大義準夷惕息受命由是偃兵二十餘載卽詩以觀公豈喜於佳兵者歟餘如接朋舊遇寮案無不以誠朱可亭相國楊凝齋尙書以醇德見稱於時公與爲膠漆交暨於墓有宿草哭之猶慟富景韓公舊友也以從年羹堯於陝由主事超擢布政使公聞喜增憂作詩繩之是皆古人所僅有者蓋公之詩本於性情發於忠誠繫於朝常國是之大不必藉詩以自重而由詩可以見公之眞故其感於人者綦深公之歿也三十年於此而余莊誦之下若復接公之聲音笑貌尙思振勵自強幾忘老之將至也則後之誦

公詩者頑廉懦立瞿瞿然而興起當必有其人已余旣辱公知甚深且久又與公之子剛烈公相契也是以互爲婚媾剛烈劇嗜詩作詩最夥殉節以後遺稿盡佚余徧歷邊陲二十
年不獲網羅纂輯其視楊子奉公之詩謹守勿墜且殺青以垂於後恤乎其有餘愧焉余前以定邊右副將軍總制滇南嘗謁公祠下書典型在望於額用志瓣香之願茲復因楊子鄭重推諉厯論其生平大概以著於篇以諗於後人乾隆甲午子月

羅兩峰登岱詩小序

朱孝純

天地靈秀爲山水人心靈秀爲筆墨故非筆墨不足以寫山水曰詩曰畫此人心之靈秀與天地之靈秀相噴薄而與爲

融洽者也然或能詩不能畫未足以寫泉石之精神能畫不能詩未足以闡林壑之幽勝又或能詩與畫而名山大川無緣一至者有之雖欲鏤鐫造化又烏從而寫之羅君兩峰擅詩畫與余交二十年矣余去歲由蜀守移泰安因招至陽魯羅君住郡廨三閱月凡三登岱宗圖記其勝復得詩若干首一日謀歸於余并出游草屬敘余因舉羅君生平材藝與山川秀美相爲映發而又能杖履巖壑不慳所遇有如此者快抒所論以壯其行獨聞揚之人士多以輿馬衣服相矜尙而足跡憚遠游異日披君行篋觀之得毋以余言爲誕耶

白山詩介自序

鐵保

本朝以武功定天下鷹揚虎視雲蒸霞蔚類皆乘運會爲功

名其後名臣輩出鴻謨鉅製焜耀史冊又以文章爲政事不沾沾於章句之末疑於風雅之道或多闕如及觀諸先輩所爲詩雄偉瓌琦汪洋浩瀚則又長白混同磅礴鬱積之餘氣所結而成者也余嘗謂讀古詩不如讀今詩讀今詩不如讀鄉先生詩里井與余同風俗與余同飲食起居與余同氣息易通瓣香可接其引人入勝較漢魏六朝爲尤捷此物此志也余性嗜詩嘗編輯八旗滿洲蒙古漢軍諸遺集上溯崇德二百年閒得作者百八十餘人古近體詩五十餘卷欲效山左詩鈔金華詩萃諸刻爲大東諸家詩選卷帙繁富卒業爲難茲撮其精粹膾炙人口者爲分體一編以供同好質之翁覃溪紀曉嵐彭雲楣陸耳山諸先生咸謂有裨風雅亟宜付梓遂顏其集曰白山詩介以所收不廣不足概全集約之又

約也讀是集者懷前輩典型戰伐之餘不廢歌詠從政之暇
抒寫性情不必沾沾於章句而自有卓犖不可磨滅之氣流
露天壤可以興可以觀爭自策勵以勉副我國家作人右
文之盛余於此有厚望焉嘉慶五年庚申三月

金青儕環中廬詩序

法式善

余於近日詩人才豐而遇嗇者得三人焉一爲吳江郭蘋荈
一爲江西吳蘭雪嵩梁其一則金子手山三人者魁梧磊落
各能自出其悲愉欣戚以施諸文章郭以雄傑勝吳以幽豔
勝手山纏綿悱惻以情思密麗勝余雖不能測其詣之所極
而皆以奇才目之郭吳試京兆不利偃蹇南去至今窮乏如
故也手山畱京兩年以來偕余訪西涯故址春明城西北一

帶舊聞軼事稽其梗概系之詠歌詩龕中手山詩遂多歲戊
午應京兆試鍵戶攻制舉藝文名大著秋闈報罷憤弗能自
克婦賢又以疾亡益傷寥落決意作東南游以抒其抑鬱無
聊之氣余告手山曰士之遇不遇天也不詭於遇而夷然於
不遇者人也夫不詭於遇則其責已也重夷然於不遇則其
視勢位富厚也輕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謂也遇不遇何容
心乎余去年得郭君書一得吳君書再大抵愁苦之言居多
顧俱不廢詩君今者逾河涉江儻遇二君子山游水宿長松
怪石之間幸舉余言以告

聖天子在上方待鴻儒以應 昌運登衢巷之歌謠爲 廟
堂之著作不亦善乎君盍相與共勉之

蔚巖山房詩鈔序